

行走者

雪域边疆行

村东

东北的林海雪原，素来令人向往。我在一个冬日踏上了前往饶河的旅途。

饶河位于中国的最东端，是黑龙江省的一个边陲县城。全县仅十三万多人，国土面积却达六千七百多平方公里。县城坐落在乌苏里江畔，与俄罗斯远东地区隔江相望，距离著名的珍宝岛约四十公里。歌唱家郭颂在《乌苏里船歌》中唱到的“白云飘过大顶子山，金色的阳光照船帆”，歌中的大顶子山便位于其境内。

我从烟台机场起飞，穿越渤海海峡后，从舷窗俯瞰便见到了白雪皑皑的东北大地。两个多小时后，飞机降落在佳木斯机场，我换乘大巴，一路向东驶向饶河。

大巴在搓衣板似的公路上颠簸前行，路上的积雪被往来车辆反复碾压，路面变得凹凸不平。车窗外白茫茫一片，除了光秃秃的树木，几乎看不到别的色彩。沿途村庄稀疏，越往东行，不但见不到行人，连小型客车也愈发少见，时不时有大卡车迎面驶过。望着这片寂寥天地，我好奇地问邻座的当地旅客：这些卡车装载的是什么？为何路上如此冷清？东北老乡见我来自外地，便热情地介绍：黑龙江是中国的“大粮仓”，这些卡车外运的全是粮食。对方指着窗外被厚雪覆盖的无垠田野说，这里六十多年前全是茂密的山林与荒草甸子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大批支边青年响应国家号召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垦荒造田，硬是将“北大荒”变成了“北大仓”。如今周边有多个国有农场，盛产玉米、大米、大豆……如果没有那一代人的艰苦奋斗，哪来今天的粮食安全？

言语间，对方满是对当年支边青年的敬佩与怀念：如今的路况已改善许多，人们进出都靠乘车。过去山路崎岖，出行基本靠步行，往往要走很远才能见到一个屯子。当地有个传统：若主人外出，房门通常不锁，过路者若饥渴难耐，推门便可进屋自行取用。眼下正值寒冬，农村人大多闭门不出，俗称“猫冬”。

“快看，到了！”大约5个小时的车程后，车上有人兴奋地喊道。

瞌睡疲惫的乘客们举目望向窗外，远处出现一座灯火通明的城市，夜色里，像海市蜃楼般浮现在茫茫的雪原上。

表哥已在终点站等候多时，零下30摄氏度的寒气瞬间穿透我的羽绒服，一下车我就仿佛掉进冰窟。到了表哥家则是另一番景象，除了全家人的热情与满桌佳肴外，更令我惊讶的是室内接近30摄氏度的温暖。我忍不住问：“这温度是特意为我们调高的吗？”表哥笑答：“这里冬天家家户户都这样。”我打趣：“以后冬天何必去海南？来这儿‘猫冬’不也挺好嘛！”

次日清晨，不到五点我便早早醒来，窗外已天光大亮，原来这里的日出比山东早两个多小时。我随表哥来到不远处的江边公园，已有晨练者的身影。江岸积雪深厚，静悄悄的，没有印象中边境线上的铁丝网和巡逻战士，唯一与内地不同的是，手机屏上同时双显着北京与莫斯科时间。表哥指向东面几百米外的对岸说道：“那边就是俄罗斯。”远远望去，俄方沿江设有几座瞭望塔，除此之外不见其他建筑。两架军机拉着白烟，在晨曦中沿俄方一侧巡航。

沿乌苏里江边游览是当地的特色旅游项目，江面覆着厚冰，朋友驾驶越野车在上行驶，车轮碾过冰雪，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。他一边开车一边讲述江上趣闻：乌苏里江盛产江鲤、大马哈鱼、狗鱼、重唇等十余种鱼类；开江之后，常有野生动物来江边饮水，中俄两边的动物游过江往来也非稀罕事……

大顶子山森林公园海拔八百余米，是国家AAA级旅游景区，保留着原始森林风貌，以“春观杜鹃、夏览翠绿、秋赏彩林、冬品雪景”四季各异的风光著称。这里原是东北抗联第七军的重要根据地，1936年该军在此成立，与日伪军血战，军长陈荣久于此牺牲，山上现存多处战斗遗址，厚重的红色历史为它增添了威武雄壮的色彩。

大雪封园不得入内，我沿铲雪车开出的一段山路步行近千米，又被前方深雪阻断去路。大雪晶莹洁白，不染尘埃，我兴奋地想踏入林中，谁知刚迈上林间小径，便坐进没膝的深雪里。我更生童趣，率性手脚并用向前探路，大家说笑着沿我蹚出的足迹前行。

置身乔木、灌木丛生的林间，四周静谧无声，一棵粗壮的倒木横亘面前，可见这里多年未曾有过人类打扰。朋友

如数家珍地指点各类树木：这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黄菠萝，树皮可入药；这是木纹美观、宜做家具的水曲柳；前面那片高大粗壮的是东北松……然而万木之中，最引人注目的当数白桦树，它们通体洁白，身姿挺拔，白皙的枝条像女子的玉臂般伸展着。玉骨冰姿的白桦树，宛如T台上的模特，高雅而不造作，美丽而不艳俗，即便没有叶妆花饰，也堪称“美人树”了。

林间雪地上，散布着大小不一、深浅各异的动物足迹。朋友一一解读，雪面上脚印较多、较小且带有拖痕的，是野兔或狐狸所留，冬季它们的毛色会变得与雪相近；步幅较大的痕迹，是狍子或马鹿留下的。再向深处走，雪面上出现几个巴掌大的陈旧印痕，我惊问：这是什么动物留下的？朋友仔细察看后说，附近曾有大型动物出没……正思忖间，一只野鸡呼啦啦地从身侧腾空飞起。我浑身一颤，望向森林深处，恐惧与神秘感交织涌上心头。

斜阳从云隙中透出光芒，山区天气多变，不一会儿，朔风卷着雪花呼啸而至。朋友望天色说：今天没能登顶，留点遗憾下次再来弥补吧！是啊，大顶子山之行的遗憾，反而让我对它的深秀雄奇更生遐想。离别森林公园时，一只山鹰一路相随，时而伴飞，时而落在前方路旁树上等候，仿佛专程为我们送行，直至车辆驶出林区，山鹰才嘎地鸣叫一声翩然飞返。这依依惜别的一幕，令人感到神奇、动容，或许正是对绿水青山的保护和爱鸟护鸟的行动，才让它视人类为朋友吧。

临别前，几位山东老乡执意设宴饯行，他们是来自文登、海阳、牟平、平度等地移民的第二、三代后人，席间讲着带胶东口音的东北话，述说先辈闯关东的艰辛，打探着山东老家的近况。听闻家乡发展巨变，他们笑脸上写满激动与向往。树高千丈总有根，鸟飞万里不忘巢。言谈中，他们既有对东北黑土地的深情，也饱含着对山东故土的思念。

离开时气温依然接近零下30摄氏度，我却已不觉初来时的凛冽，或许是游览兴奋仍在，或许是朋友的热情所致。目光所及，是漫天纷纷扬扬的雪花，仿佛为渐行渐远的边陲小城，轻轻蒙上了一袭洁白的纱衣，与我依依惜别。

随笔苑

逐梦路上

戴恩嵩

地球上自从有了人类，一代又一代，经历了烈火的煎熬和痛苦的考验，不断获得重生，并在重生中得到进步和升华。放眼高天大地，逝去的人变成尘土，活着的人揣着梦想，不停地在逐梦的路上迈进。

有人说，逐梦路上的人没有怕事的。我说此话欠妥，逐梦路上的人大都怀着一些怕字。你不信？请看：农夫怕天灾，工人怕失业，人人怕地震，个个怕病害，上学怕考零，毕业怕失业，夫妻怕插足，股民怕蚀本，渔民怕狂风，旅者怕囊空……世上怕事多，谁个不曾有？可怕的事再多，也挡不住追梦人前进的脚步。世上确有一些天不怕地不怕者，那是作家在小说里所描写的人物。

上班族们匆匆忙忙，整日劳碌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迟到一分钟，需扣奖金；早到一分钟，则要提前启程。

“小宝贝”进了幼儿园，母亲心里常惦念，孩子不听话，不知阿姨打骂否？

上了岗位，就少有闲暇，机器隆鸣、文件频传、键盘飞响，一处铸错，后悔不迭。

夫妻间、恋人间，山盟海誓、卿卿我我，略有微词，便皱眉头，继而生怨。更有甚者，唾沫横飞，饭后酒余潇洒一番，归来可能就因流言让柔情蜜意烟消云散。倘被“狂宰”一次，后一段日子便捉襟见肘。怪不得杰出的戏剧家斯特林堡如是说：“人生是一种严峻的惩罚或考验。”

世人常说“大款”好，因为“大款”来钱快。我说的这些“大款”，和勤劳致富、苦心经营、为国为民而奋力拼搏的企业家有天壤之别。那些真正的企业家，即使未经刀山火海，也能忍受九滚十八跌，他们在艰难致富的同时，为大众的福祉和国家的振兴做出巨大的贡献。而“大款”则有所不同，他们有点像伟大作家巴尔扎克说的：“只需三天就成了暴发户。”普通百姓见到此言感到惊奇，其实那些不需辛劳而暴富者只需数天、数月，一年开外者极少。一笔或数笔成交，先前穷酸顿消，个中手段却大多令人不齿。转眼间住房需变别墅，车辆需换高档，一条皮带上万，一双鞋子数千。肥了肚皮、秃了头顶、麻了神经、空了脑壳……怪不得法国文学大师雨果敢于预言：“财富本身就是危险的。”

阿里巴巴来了，淘宝、京东来了，拼多多、唯品会、聚美优品等都来了。地摊叫卖，其声渐远；实体小店，闲人聊天；宏大商场，变成网购邮件集散地，每逢旺季必须昼夜奔忙。商品琳琅满目，款式任君选定。快递小哥随处可见，不怕风吹雨打、冰天雪地；快递件纷飞如梭，对所购商品不满意者，更可多次换选。清朝学者郑观应早就鼓励说：“商务者，国家之元气，通商者，疏畅其血脉也。”

摇笔杆族是另一类追梦人。过去是手握秃笔，面对方格苦；现在是手敲键盘，游思八极，气象万千；悄然动容，风云舒卷。自我感觉良好，落纸成文增忧。文章见报见刊，读者众议纷纭。洋洋千言万语，日月星辰、山水林田、华屋陋舍、爱恨情仇全都奔赴笔下。夜以继日，笔耕不辍，换来皱纹满脸，体弱多病。更可忧者，虽然言明纯属虚构，但遇上好事者“对号入座”，轻则笔墨官司不断，声名狼藉；重则对簿公堂，拖进一场“持久战”。摇笔杆族，自寻烦恼者也，故作清高者也，有被妻子儿女称为傻子痴子呆子，有被友人称为愚人怪人笨人。而此族人者，偏偏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不撞南墙不回头，依然故我，刻意追求，尚以“眼处心生句自神，暗中摸索总非真”而自诩。于是，文学大师契诃夫很早便出来说话：“作家的自尊心是一种类似灵魂发炎的病痛。”

逐梦路上想为官，困难更是不少。从小吏起步，需有长跑运动员的耐力。小事不小，大事不大，有事不忙，无事不闲，字字句句，皆关全局。徐九经有言：“世上都说当官好，不知当官处处难。”而汉朝的班周则说：“治天下者，当用天下之心为心。”天下之心如此之多之广之众之纷纭，要全部装下岂不加难？

外面的和里面的世界很精彩，也很无奈。芸芸众生，世世代代，千秋纵横，川流不息，都在追求身披光环的“幸福”，逐梦人对此尤甚。“幸福”从何而来？说它是“循从人类指针的理想生活”也好，“不断渴望的过程”也好，“灵魂的一种香味”也好，“是劳动的姐妹”也好，“是在于认清一个人的限度并安于这个限度”也好，也许都不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达·芬奇说得直截了当：“幸福是一种内在的状态，源于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。”

为逐梦人唱支赞歌吧！